陪访（散文）

——一位铁路干事如是说

曾茂辉

一

车到杨树，早有领工员、党支部书记等人在站台恭候。我跟在头儿后面，随主人们进了车站下面的饭馆，这里已经摆好丰盛的午宴。头儿一见，翻脸问我："咋给你交待的，嗯？"领工员急忙趋前一步，挡住头儿的视线。"不关他事，是我自作主张。"头儿说："我就知道你惯会搞这套。"支部书记从傍补一句："不管哪一套，自己掏钱自己吃总不为过吧。"头儿哼一声，对我说："记住，吃完饭把帐结清。不占便宜，但也不多给一分！"众人哄一声笑。饭后，我找记工员结帐，记工员说："你不装蒜呀？……一共一百八十块，七个人吃，包工队头子昨天就把钱交清了。"

二

刘家庙养路领工区只有个记工员在站台上迎接。头儿问他："领工员他们不知道我来？"记工员点头说知道，但下面有个工区十三个伙计睡倒七个，领工员和指导员都去那儿了。头头若有所思点点头，要记工员汇报工作。听完汇报，头儿就批评："我走了几个领工区，就你们这里问题多……"记工员手忙脚乱做着记录，以便领工员他们回来好传达。接受完批评，记工员就到食堂张罗下午饭：两份白菜炒肉片，一窝蛋花汤。我截住记工员："请问？"记工员一怔，"这就是最好的了。再说段上规定……"这当儿，头儿隔着窗叫我："去，截辆货车，要个点，到白沙坝去！"

三

到白沙坝，我对领工员大致讲了讲刘家庙的情况。这位领工员是位聪明人，马上吩咐手下人准备。向头儿汇报不足半小时，就有一个面容较好的女工上菜，紧接着又来了一个，比第一个还漂亮，拿着酒瓶，酒杯。领工员说："咱们边吃边汇报咋样？"头儿很爽快，说："好！"于是后来那个女工便在头儿傍边坐下，殷勤周到地劝酒劝菜。这时我注意到，桌上始终摆着两菜一汤，但内容却在不断更新。领工员说："你们是看着的，我可没超规格哟……"头儿冲我挤挤眼，末了说："对，这样就好。"这顿饭吃了将近三个小时。最后，头儿喝得烂醉，我也晕晕的，于是女工架着头儿，领工员扶着我去招待所。躺在床上，我忽然记起结帐的事，头儿含混不清地说："算了算了，这家伙点子硬，吃他点儿不怕……"

……要不是第二天上午段调度打来电话，说杨树工区的民工干活挡道，造成一人重伤一人轻伤，头儿已经决定在白沙坝住几天了。真要住几天，我恐怕得吃滑肠……

报告文学 散文征文 双鸭杯

爸爸与鸽子（散文）

张涛

我家的家境不大好，但爸永远都扯着笑脸。爸爱我，也爱鸽子。他在屋外的墙上高高地给那些白色的银灰色的小家伙安了一个家。平时喂食，他不得不扒着墙上的大铁钉长长地伸着胳膊，象一个贴在墙上的老"K"。

下班回来，爸躺在床上，闭着眼，撮着嘴发出咕咕的声响，于是窗外扑楞楞地一阵声响，即刻也咕咕地叫了起来。

爸的鸽子什么学会也不参加。爸把它们宠坏了，有时它们一块儿挤在窗台上狠命拍打玻璃，而他只是乐呵呵地笑。有了鸽子，粗茶淡饭，忙死累活，爸什么也不在乎。

一回我过生日，又得了病，妈宰了一只鸽子。鸽子放进高压锅时，爸的眼睛都直了，好象是谁揪他肠子一样。

爸的鸽子没数，有一阵飞走一伙，过一些日子又多出许多陌生的朋友。他时常背着妈给鸽子好吃的。

爸要出远门了，他恳求妈喂好鸽子。妈一直嫌那群小家伙吵得心烦，又说鸽子不干净会传染什么病，不过还是答应了。可惜没过几天妈喂鸽子时不慎摔了，因为除了爸以外，没有谁能象老"K"一样地攀着窗户探出身去。妈躺了好几天，再也不去爬墙照管鸽子了。

鸽子少了。我搬来凳子站在上面尽力伸长手，可怎么也够不上鸽子。鸽子们那蓝宝石一般的眼睛望着我，可怜巴巴地叫。

两个月后，爸回来了，鸽子窝里空荡荡的。"既然这样，怎么不给孩子煮了吃呢？"他望着刚刚痊愈的妈，木木地说，终于没有生气。

空中传来一阵悠扬的鸽哨，数只飘逸的鸽子从蓝天掠过，爸凝神远望，默默地看着直到它们从天际消失。我看着他的脸，好忧伤，我也好难过，不是为鸽子，是为爸。

爸喃喃地说再也不养鸽子了。

妈却说，鸽子再贵也得给爸买几只，买好的。

书法 胡义明

起蛟（散文）

马宽厚

"积水成渊，蛟龙生焉。"传说蛟能兴风作浪，倒海翻江，所以不管何时也无论哪方发生了水灾，人们总是一股劲地嫁责于这条孽障。我想象不来蛟长的什么样儿，更怀疑家乡人凡事情遇到麻烦，或闹出什么乱子统统说成是"起蛟了"。三年"自然灾害"时，我辍学在家，常随父亲进秦岭深山砍柴，有一次碰上了真的"起蛟"，才悟出这话的本意，也始信方言土语有时说得更为绝妙，甚至蕴含着深刻的哲理哩。

手里拎把柴刀，兜里揣着妈烙的菜团子，我们进了黑水峪。那年父亲已经50多岁，苍老的脸上镌刻着深深的皱纹，尽管他背有些驼，一条腿患风湿病走路不灵便，可我总还是落在后面。

人沿河走，河绕山转，越往里，越见山势险峻，怪石峥嵘。

正行走间，忽而狂风骤起，遥远的天际乌云聚合着，向河谷这边迅速移动，越压越低。

"快，象是起蛟了！"父亲脸上掠过一层阴云，攥着我的手就往山坡上拽。

我仍在迟疑："蛟是啥？"

"甭问，你先躲一躲。"

哪能躲得过，话未说完，就见云层压过山梁，挤进河谷，顿时天昏地暗。突然，一道闪电象倚天宝剑，把暗暗长空劈为两半，连珠炮似的滚雷"格叭叭叭"在头顶炸裂。

棚，头紧紧地埋进肘弯，又饿又冷，瑟瑟发抖。耳畔响起风声雨声林涛澎湃声河水咆哮声岩岸撞击巨石声……

壮起胆子，我睁开迷蒙的双眼，只见父亲站在崖顶，伸出双臂，任狂风撕扯着衣衫，暴雨抽打着额颅。我很难地攀了过去，父亲一把将我搂在怀里，用手指点着河面：

一条青色的蛟龙，头已伸向山外，尾儿挂在近处的山巅，莽莽苍苍，若隐若现。

不一会儿，风住了，云散了，太阳露出脸儿，万丈光芒染红了远山，染红了树梢，映红了我的脸。蛟龙消逝了，只觉山是那样的青，水是那样的绿，天是那样的蓝。嫩柳摇曳，鲜花争艳。我沐浴着阳光，扑向山谷，扑向水边，掬起一捧水花，洗我那黝黑的胳膊。

父亲却没有丝毫笑意，阴沉的脸上眉头紧锁，嘴不停地说：上头起蛟，下头受难！

果然，待我们返回时，黑河岸边的许多村庄遭了水淹，我家的两间厦房也坍塌了。

文革开始那阵，我远在外地读书，时时将学校和省城的事写信告诉家人。后来武斗四起，交通阻隔，父亲去世我也没能赶回去，听姐姐们说，父亲临终前，嘴里不停念叨一句话：上头起蛟，下头受难！她们当然不懂父亲的意思，我心里却很清楚。他说的"乱自上作"。

高楼将出现在眼前 杨绍清

雪夜 肖亚平

文苑

本版编辑 叶广芩

煤气中毒

安黎 （荒诞小说）

老黄煤气中毒死了。死得潇洒、简洁不罗嗦，有点快刀斩乱麻的风度。

人人都忙起来。买烟买糖买骨灰盒买花圈买黑纱。预备汽车酒席和眼泪。精心装饰追悼会场。办公室主任老高呕心吻血，为书写一份象样的悼词而抓耳挠腮。

我们几个给老黄穿殓衣。平日里，老黄总是弯腰曲背的，腿象根塑料管子似的乏软无力；面颊呢，凝固着一朵四季不凋的笑花。打个喷嚏，不能说每次都去厕所，但至少得跑出办公室，寻个无人的角落，显得那么温和恭顺。可今天，老黄特别倔强，膝盖折叠，硬硬的，象焊成的三角钢架。我们合伙抻了几次，都抻不展，个个累得大汗淋漓，殓衣就是穿不上去。

大家认真研讨老黄膝盖的硬弯是表示什么。一致认为他是想补偿人生，或者是对某些人某些事不满。我们变化策略，不再强攻，而是从心理上疏导安魂。于是请来老高。老高搔搔秃顶，面色甜腻，淡淡地道："老黄，大家都盼你穿上衣服，你就长点眼色呗。"顿顿，又说："你文革中的材料，我仍保管着。至于你是不是'三种人'，这要看你的表现喽。还有，你和罗丽丽之间的风流事，检讨还在我抽屉里。我不打算把它公诸于世。如果阴间派人来提档，我不准备把你的材料和检讨装进档案，免得你在阴间声名狼籍，一败涂地。但是……"

老高话音未落，只见老黄的腿狂颤一下，变得平展展。大家欣喜若狂，齐声惊叹："老黄膝盖软了。"

没错。老黄膝盖软了。不费吹灰之力就给他穿好殓衣。众口皆碑

老高。

接着，老高又拍拍我的肩膀，关切地道："小安，头发长了该理了。有人证实你和一个女的手拉手滑冰，是不是？相信我，我不会将这事播扬出去的。不过，你不是搞调动么？还得我给你做鉴定……"

说完，老高一笑，走了。望着他的背影，我全身直哆嗦，膝盖也酥软了。我在想，下一个煤气中毒的是不是我呢？（插图 世荣）

自画像

张志

赠言里尽是幸运儿的这小子
第二十六个年轮里
混了个感觉良好的小小官衔
某年某月某日的从前
这小子最爱听"就这小子还可以"
小时候光屁股在河里折腾的哥儿们
便让这小子耳朵为一句话长出茧
于是总喝烧酒的爹常为这小子得意几分
于是滴酒不沾的娘常为这小子担惊受怕
历来说不出为啥也不为啥
这小子幸运在酒杯里拾到几句真话
拍拍哥儿们的胸脯说句我我自己去
某年某月某日的以后
这小子学会失眠三天三夜终于熬出
——这小子顺利得苍白而又贫血
于是这小子感觉二十八岁生日酒好辣
于是这小子感觉三十八岁生日酒好得可怕

长报社址：西安市莲湖路143号 本报邮政编码：71003 办公室、广告组电话：710619 一编室电话：27708 二编室电话：22227转 群工部：25278 陕西日报印刷厂代印